

土鬼田鸡

□ 谢留洪

溧阳话田鸡,即青蛙;土鬼田鸡,学名泽蛙,又舌蛙科,陆蛙属,是本地的一种小型蛙类,成蛙拇指大小,雌蛙体形稍大。土鬼田鸡头尖至臀尖有一浅棕色直线,体表有深褐色不规则图案的横纹。除肚皮略显白色外,其余体色几乎与泥土一般无二,所以平时只要保持不动,这种精妙的保护色伪装,就能帮助它有效地躲过众多猎食者的攻击。正因为看上去确似小土块,其行动又似神出鬼没,土鬼田鸡的美名非它莫属。

土鬼田鸡个头虽小,但数量众多,其群体之庞大,在蛙类中首屈一指。埂边、路边、沟渠边,以至山芋、瓜豆、桑树等早作物地里,土鬼田鸡几乎无处不在。从水稻做秧田播种落谷开始,不!严格地说从惊蛰时节第一声春雷打响开始,土鬼田鸡就认真地履职庄稼卫士了。至麦茬翻地晒白垩上水后,土鬼田鸡进入繁殖季,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。高田垩(田里高出水面的土块)是它们的安全岛,到处都可以看到雄性为争夺领地和配偶而大打出手的场景。此时,如行走在田埂上,土鬼田鸡会在距你一米多远时,就纷纷“扑通扑通”地跳向两边的水田里。一条田埂走到头,就像在拉开一条由数以千计的土鬼田鸡组成的拉链,场面可谓壮观。

土鬼田鸡土头土脑,土里土气,虽其貌不扬,但高亢的“歌声”要比大块头的、外表光鲜的稻田鸡响亮得多。蒨秧的黄梅季节,土鬼田鸡似乎也知道农时的重要性,凌晨东方刚刚发白,田野里的土鬼田鸡就用嘹亮的“歌声”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及至人们都已下田劳作,土鬼田鸡好像完成了任务似的,几乎是一声不吭。但到了下午4点多,土鬼田鸡又亮起了它们的歌喉,且花样变了,变得更有艺术性了。如果说拂晓时是合唱,那此时的叫声是领唱加合唱。一般是由一只体格健硕、声音洪亮的土鬼田鸡率先发声,清脆地“扛”几声之后,再由几只或十几只组成的第二梯队节奏感很强烈地接着“扛”几声,以壮声威。随即,所有得到信号的土鬼田鸡,几乎是同时一齐“扛”了起来,几百亩、几千亩的圩田里“扛”声一片。这波澜壮阔的“歌声”,湮灭了旷野中所有其它杂音。正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但只有身临其境,才能深得其妙。

大约10分钟后,这铺天盖地的“歌声”,像得了魔法似的,突然戛然而止。此时此刻,老牛

耙田的涉水声,人们金鸡啄米般的栽秧声和各种虫鸣声,像夜空中浓云散去的星星,陆续显现。寂静片刻,土鬼田鸡又如法进行第二乐章、第三乐章……家庭主妇知道,该准备晚饭了,不多时,乡村农舍,袅袅炊烟一片。

处在食物链末端的土鬼田鸡与世无争,于人无害,却总是受害、被害。俗话说:“田鸡要命蛇要饱”,意即蛇是田鸡的主要天敌。虽然蛇吃田鸡的现象并不鲜见,但被吃的都是体型较大的稻田田鸡,我们从未看到过蛇吃土鬼田鸡。是土鬼田鸡不易被发现?还是因为其个头小,蛇不能一次性填饱肚子而不想吃它?这就不得而知了。

尽管土鬼田鸡的天敌众多,但真正的、最大的杀手不是别的,而是人!在人的面前,土鬼田鸡的天然迷彩服根本不起作用。人们为了养鸡、养鸭,使其长得快、多产蛋,放学后,田埂上,桑田、瓜田、黄豆田里,蔬菜地里、田野里,到处都是捉田鸡的小孩。起初是用细竹竿夹个破鞋底打田鸡,但稍一用力,田鸡就被打得舌摊肠露,双腿伸得笔直颤抖而死。为保证田鸡鲜活,后来改成了钓田鸡。小孩们一手拿个一尺多长、沿口缝在带柄的铁丝圈上的塑料袋,另一手拿着树枝或细竹子做成的钓竿,棉线的下端栓个土鬼田鸡腿作钓饵。据说蛙类高度近视,只吃活物,因此只要在接近地面处轻抖吊线,附近田鸡就会跳过来吞食。此时,提线抄蛙入袋,个把钟头钓个一两斤田鸡没问题,其中绝大多数是土鬼田鸡。

捉田鸡的小孩虽多,但都是分散的、星星点点的,对土鬼田鸡的种群影响不大,而生产队养的群鸭就不一样了。从水稻分蘖后期到孕穗前,几百只鸭子每天都在田里“拖青棵”,所到之处,土鬼田鸡几乎无处藏身。好在土鬼田鸡基数巨大分布广泛,总有许多赶不尽、杀不绝的种子。

如今,田间没人捉田鸡,也没人放鸭子了,土鬼田鸡怎么很难找到了呢?下田问农夫,答曰:“农药、化肥是罪魁祸首,蛙子蛙孙少有活命,再加上生态好了,无数白鹭整天在田里啄食,土鬼田鸡快成稀有物种了。”所幸的是,我们小区水池边的石头堆里,仍有几十只土鬼田鸡。每到春夏时节,这些顽强地躲过造楼浩劫的“土著”,依然“歌声”嘹亮。这蛙声,是原版的田园牧歌,唤醒了我们遥远的、美好的回忆。

记事时起,村口就有株老槐树。一到夏天,老槐树底下坐满了前来纳凉的男女老少。

那株老槐树略粗,三人合围才能抱过来。据父亲回忆,他年少时,老槐树就在,谁也说不清它有多少年头了。

初夏,嫩绿的槐树叶一簇一簇拥满枝头,远远看去,宛若村庄合力擎起的一把碧玉巨伞。然后,伞面上又多出了星星点点的白痕,那便是风铃般的槐花。够下槐花,孩子们生吃,母亲们把它们掺入面粉做成小圆饼,咬上一口满齿馨香,大有一口吃掉夏天的感觉。

“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芒种前后,运麦运稻的平板车,男人厚重的脚底板,妇人推车的身影,一遍一遍从槐树底下经过。黑咖色的槐树皮,经常迎接流汗脊背的倚靠,干活的乡亲们累了,就歪在那里小憩。

等麦子收完,稻秧栽毕,乡亲们的夏日生活也丰富起来。

白天,太阳越烈,老槐树下就越阴凉,妇人们窝在树下洗衣服、择菜、聊家常;年轻小伙四四一组在树下打纸牌;老爷们儿围拢成圈,有下



老槐树下的清凉

□ 刘静

象棋的,也有看人下象棋的;孩子们在地上扒出十来个拳头大的窝,用青石子做游戏。有时候,小媳妇们也相约从河塘捞一竹筐田螺,用大锅煮了,端到槐树底下用针一个一个把螺肉挑出来。我跟随母亲,也爱凑这样的热闹。不过,阳光透过层叠的枝叶,在地上留下随风颤动的小光斑,眼眸一旦触及那光斑,会越来越迷幻。我经常在迷幻中打起盹来,在身边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声中沉沉睡去。这样的酣眠倒挺有趣,如果再梦到山珍海味,那醒来身上凉津津,鼻腔里溢满吹来的稻香,一时竟辨不清身在现实还是身登仙界。

夏夜,吃完晚饭,睡不着又舍不得在家点煤油灯,临近的几户人家就拿了卷席躺到槐树底下,摇着蒲扇闲聊。孩子们精神还旺盛得很,在

一旁玩起了人墙游戏——“大刀砍,绿豆眼。对面人,由我选。捡大的,剔小的,专拣对面会跑的。”一遍又一遍清朗的叫声笑声回响在黑沉沉的夜空。玩累了,就挤在大人身边呆呆地望天。漫天的星星,总能引发孩子们无数的遐想,在浓蓝的天空下,在星辰的陪伴下,听长辈讲鬼怪异事,讲陈年往事,不知不觉就进了梦乡。

槐树有吉祥富贵的寓意,村口的那株老槐树,在乡亲们心中,它的寓意远不止于此。一夏又一夏的清凉恩赐,祖祖辈辈的陪伴,它已然带有情感的牵绊,家的象征。对背井离乡的游子而言,它更是根的守护神。它无声地守护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只有清风袭来时,才会发出簌簌的响声,向乡亲们诉说点什么。



悠悠艾草香

□ 杨应和

天空中,布谷鸟“咕咕咕”不停地叫着,农民们看着纵横阡陌间的金色麦浪,喜悦之情荡漾在常年裸露在日光下呈褐红色的脸上。小时候的我只知道收麦之时,就快到端午节了,就有一缕粽香味扑面而来。

端午时节,家乡除了吃粽子的习俗外,每家每户的门框前还要插上几根艾草。说实话,艾草的味道实在霸道,那刺鼻的味道我并不喜欢,就连山羊也不喜欢吃。有一次,我到田间割羊草,有艾草混杂其中,我冲洗多次,手中的艾草味才渐渐淡去,就连山羊也不喜欢被艾草串味了草叶,山羊嘴脚并用,左挑右拣,只吃了几根草叶,白白糟蹋了好多嫩草,我不得不又回到田间重新割了一篮青草。

我真正喜欢上艾草,缘于那次生病。我前胸后背、

两个臂膀上,不知缘由地出现许多黄豆般大小的红包,似千万条蚊虫叮咬。医生开了许多药吃后都没见效,父母心急如焚。“艾叶无华消百病。别看艾草其貌不扬,作用可大着呢。”想不到,没上过一天学的奶奶,竟然脱口而出这么有哲理性的话。父母半信半疑地依照奶奶用艾草洗澡的方式,不到半个月,我竟神奇地康复了。

有了这次经历,我也由当初对艾草本能的拒绝变成喜欢上那浅绿的艾草清香,以致后来的每一个端午时节,我都抢着去河沟边采摘艾草。当我浑身散发着一股艾草香味,也把端午节日的气氛烘托得四溢流淌。

我心里一直疑惑着,艾草生长在河岸边,绿色的叶子泛白泛灰,一点也不起眼,平时都是自枯自荣,作为一种普通植物,它是如何担任

节日的使者呢?长大以后,查阅相关资料,才发现,艾草文化由来已久,注定它不是一个俗物。《孟子·离娄》云:“犹七年之病,求三年之艾也。”意指大病,难治之病,只有用三年老陈艾才可治愈。由此可见,艾草的疗效早在春秋时期就被认可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乙卯重五诗》写道:艾束著危冠。这反映了早在南宋时期端午节就有佩戴艾草的习俗,艾草浓烈的香气可以驱邪辟毒,确保一家人平平安安。

唐《食疗本草》中也有记录:“春月采嫩艾作菜食,或和面作如弹子”。清明前后,艾草很嫩,可到了端午时,艾草的茎叶已经长得很粗壮。而奶奶总有办法,摘选艾草最嫩的部分,用清水泡上几个小时,洗净后放在石臼里捣碎,然后用纱布过滤汁液,再将过滤好的汁液倒入一个盆子里与糯米粉充分搅和,添加芝麻、花生碎和红糖等馅料,放到锅里蒸熟,香甜软糯的艾草糍粑包裹着我整个美好的童年记忆。

悠悠艾草香,氤氲了千秋岁月,其美味、文化和淳朴的个性,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,烙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,奔腾不止,生生不息。